

心連着心的人們

楊潤身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抗日戰爭前夕，北方農民像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，生活在無邊的苦難中；在封建地主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下，農民失去了土地，許多人被逼得上吊、發瘋，被逼得走投無路。但在煤礦工人當中，黨的力量已一天天壯大起來了，工人階級到了農村，喚醒了苦難中的農民兄弟，指給他們革命的道路，把他們組織起來，武裝起來，領導他們向地主階級和日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英勇的鬥爭。在鬥爭中，工人和農民結成了永遠的、血肉的聯系。

這個自傳體的中篇小說，就是敘述這樣一個故事。

心 連 着 心 的 人 們

楊 潤 身 著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 0121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 3 7/16 字數 69,000

(原新文藝版印 47,200 冊)

1958 年 10 月 新 1 版

1958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 定價 (6) 0.28 元

目 次

一	打井還債	1
二	柿子紅的時候	8
三	龍王廟裏	16
四	是個最親的人	23
五	老正爺爺	31
六	我聽到了“同志”兩個字	38
七	父親第一次拿刀	44
八	關公廟前擺宴會	51
九	一個危險的夜晚	62
一〇	好日子	70
一一	接印	75
一二	羊與馬	82
一三	老玄伯伯幫我摘柿子	89
一四	戰鬥	95
一五	長明燈	103

一 打井還債

一九三四年的秋天，我父親打算打一眼水井。爲什麼他想到打井的事呢？提起來話就長了。我們家裏當時有四口人：父親、母親、哥哥和我。父親四十三歲；我是十一歲。家裏耕種着十七畝田地，十三畝是本村地主楊老成家的，只有四畝是自己的。這些全是旱地。我不知道每畝的租金是多少，可我知道地裏收下的糧食家中落不到什麼，好年頭能回家石二八斗的；壞年頭進家的只有黑棗、柿子、糠菜和秕穀。這些東西是我們家最好的食糧。

本來我父親除了種地以外，還可以當當石匠或是做做木匠活兒。掙幾個錢買些糧食來吃。不想近二年來，一到了春天冬天，山東成羣的木匠，元氏縣和贊皇縣成夥的石匠湧到我們這地方來，就把我父親的活兒給頂了。他們都是逃難過來的，要的工錢非常低，一天五個銅錢算是最高的了。有時僱主只管一頓飽飯，就可以獲得他們的全部血汗。

我父親不能做石匠、木匠，便一心在土地上打算盤。因而他想在自己的那四畝地上，打起一眼水井，把旱地變成水地，

多得兩石于糧食，過年過節也想吃頓白麵餃子。可是打水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要花好多好多的錢。八月十五日晚上，我父親去找了善於幫人借錢的高梁紅，一同去找本村的地主楊老成借了三百吊銅錢，言明利息四分。

我記的清清楚楚，八月二十五日的早晨，我正睡得很香甜，父親把我推醒了，他說：“亮子，快起來！洗洗臉擦擦手，叫你娘給你換上一件乾淨衣裳。”我揉了揉眼說：“爹，幹啥呀？”“快起來！今天是動土吉日，咱倆破土去！”

我父親本來是不大迷信的，在我八歲的時候，一個本家的爺爺勸他加入“先天道”，他說加入了“先天道”下世可以享福，可我父親沒有加入，去年後街我二大伯家打井，打成了又塌了，落了個家敗人亡，一個陰陽先生說我二大伯鼻子尖耳朵小沒有打井的命相；又說他動土那天是個“黑道日”，得罪了土神……我父親的鼻子更尖，耳朵垂更小，因此他有幾分害怕，不得不選個動土吉日來避避災，同時還把我叫去破土。

我父親為什麼叫我去破土呢？這也有個原因：我七歲那年冬天，村上來了一個拉駱駝的相面先生，我父親去給相面先生的駱駝送了一筐草，把我推到相面先生跟前說：“老先生，你給看看我這個兒子有沒有點命相？”相面先生細看了一下我的臉，回答說：“嗯，是個有命的呀！方臉大耳，腦鬚上明顯顯的擺着一根棍呀！”我父親搖了搖頭說：“唉！是擺着個放羊鞭桿吧！”相面先生說：“不是呀！是根七寸長的帶毛的棍棍呀！”我父親信了相面先生的話，他認為我比他有命。我也算沾了那一筐草的光。到了冬天，父親把我送到老秀才楊豁然成立的私塾裏去唸“三字經”、“百家姓”。這裏的學費很便宜，唸一

冬天書，只給老秀才送十捆白草軟柴就行了。我唸書心靈記的快，一個月就把一本“百家姓”背熟了。老秀才也向我父親誇我是個有文才的孩子，我父親更信了相面先生的話了。

不光我父親信我有命，我當時的奶奶更說我是個有命的。生我的時候，因為家裏窮，我一生下來，母親就把我放到水罐裏，要把我淹死；而奶奶把我救出來了。母親還是堅持要把我弄死，要不就送人。奶奶也沒了主意，便去找了陰陽先生高德魁，讓他算算我的命相好不好，要好就留下來。陰陽先生算了算，告訴我奶奶，說我是個水命人，而且是大海水；又說我一生下來就見了水，是再有命也不能的了。我奶奶說服了我娘，這才把我拉扯大了。

父親叫我洗臉擦手。我娘因我沒有乾淨衣裳，便把她做媳婦時上轎穿的一件藍褂子拿了出來，我父親不讓我穿，把它扔在炕上，拿起鏟頭、鐵畚，還有香和紙馬，拉上我就向外走了。

出門的時候，我父親到廁所邊又捎上了糞筐。早上，我是知道路上沒有驢糞的，可他捎糞筐已經成了習慣，只要一出門，他總不能離開他的破糞筐。

街上冷清清的，祇有地主楊老成家的五六隻肥胖的大黑狗，在五道爺廟門口的廣場上跳着跑着。偶然碰上幾個起來做活的人，我父親也沒有和他們說話，他低着頭走得快。

我跟父親出了村東口，微風將幾片乾驢糞吹了起來，我父親都細心的把它拾到糞筐裏。我家那四畝地，離老楊墳不遠。老楊那片墳場上有數不清的墳堆，一棵彎曲的老白楊，孤零零

的站在墳邊上，掛着幾個黃葉片，搖搖擺擺的發出一種淒涼的聲音。

沒田沒地的人家，都把死人葬到這裏。我記得這個老楊墳裏埋過很多人。每一個死人都沒裝在棺材裏，有的用葦蓆捲着，還有的用一對磁缸對起來，把死人放在裏面。

我跟父親到了自己的四畝地裏，父親把我引到一個高處問我說：“亮子，你說咱們的水井打在哪處好？”我奇怪的回答道：“我知道哪處好？”“你就說吧！你說哪處好就哪處好。”我笑了笑說：“就在腳底下吧！”“噢！”我父親把鏢頭扔到了我的腳下又說：“日頭還沒出來，歇歇吧！”

不多一會兒，日頭從東山頭上露出來了，陽光是那樣的紅。我父親趕緊的站起來，在我用腳指過的地方劃了一個圓圈，他跪下了，吩咐我也跪下。他點着了火，叫我燒着了紙馬，紙灰一直的飛到了天空；我父親恭恭敬敬的叩了一個頭，站起來望着天空的紙灰，“哈哈”的笑了。

我見我父親笑了，我也糊裏糊塗的跟着笑了。

我從能記事起到現在十一歲，很少見到我父親這樣的笑過，簡直就沒有見過。他又笑了一聲，我也又笑了一聲。

我兩人笑過之後，父親把鏢頭遞給我，他說：“亮子，你來動土。”我不明白父親爲啥叫我先來頭一鏢頭，說道：“爹，你比我有勁兒！”“別多說，快刨吧！”我用力的把那老重的鏢頭掄起來，又用力的刨下去，硬土開花了。父親望着我笑了笑，把鏢頭接到了手裏，猛勁的刨，到吃飯的時候，就刨下一尺多深了。

我的家鄉是山地，打下四五丈深才能見水；見了水，四邊還要砌上平整的石頭，運石頭要請人，砌石頭也要請人，上土撒水都要請人。請人不出錢，可要管頓好飯。同時還要買繩索、製鐵鉤、添石錘……等第二年春天把井口砌好，借來的三百吊銅錢，已經花了個一乾二淨。

把錢花光了，我父親的精神却很旺盛。他和哥哥的脊背都晒成了紫銅色，汗水不住的流着，滴到新打成的井裏，可還是拚命的打水。我在田邊上看水道，也熱得厲害，不時的把冰涼的水澆到脖子裏，澆到背上。我們三個人澆麥田，母親給我們送飯，飯食更比不上冬天了。黑棗麵捏成的餅子，裏面摻上不少的乾槐葉，本來帶些甜味的黑棗餅子，已經變成苦的了。再苦，再難嚥，我和哥哥都不敢說句難嚥的話。不到太陽落，肚子餓的就受不了啦；可是不到星星出，我父親總是不讓停手的。爲啥父親起來了這麼一股猛勁呢？井是他的心，四畝小麥是他的心。小麥長得可真好呀！

夏收是在五月初三，再過兩天就是端午節。這天我們全家來了一個“總動員”：我同哥哥、父親割麥；母親就趕牲口往場上送麥。父親到西鄰家借扁担去了，我和母親、哥哥趕着毛驢，先到了麥地。望着那些好麥子，我們就高興的議論起端午節吃什麼飯來了。哥哥說：“吃白麵餅。”我說：“饅饅好吃。”母親說：“喲！吃頓麵條有多好，軟軟和和、連湯帶水的。”我哥哥還是說烙餅好；我還是說饅饅好；我兄弟倆正在爭吵不休的時候，父親大步的趕來了。他開口就說：“真是沒見過顆麥子！”我和哥哥不語言了。父親把扁担一扔，背起手向着麥地邊轉開了。我也站起來，像父親一樣背起了手，悄悄的跟隨在

父親後邊轉。父親望着麥子笑一笑，我也偷偷的笑一笑，直等父親發現了我，瞪大了他的眼睛，我才趕緊的把手放下來。

老正爺爺趕着羊來到我家地旁邊，他一看見我爹，就放開嗓門大聲的說：“嘿！二牛，你今年可發了財了。到底是打一眼子井強啊！我把咱村的麥子看遍了，誰家的也沒有你的麥子好！今年端午節可要吃頓好的了吧！”爹把頭一揚，哈哈的笑了一聲說：“噢！吃呀！”

父親真是從心眼裏往外高興，我們家的麥子確實是十二分的好，沒有一棵秕穗，沒有一穗黑疸，父親進了麥地只能露個頭，我鑽進去還沒有麥桿高。我見爹高興了，便偷偷的跑到前邊藏起來，等他走到我身邊的時候，我突然的從麥壟裏鑽出來，像野雞那樣的狂叫一聲，爹吓的一怔，大步追上了我，並伸出他的手指在我的腦瓜上輕輕的彈了三下。

到第二天太陽落山的時候，四畝地裏的麥子全收割到了場上。端午節，我想望的白麵饅饅沒有吃到嘴，因為麥子還長在稻稈上，沒有打收回家。

五月初七日，是我們家打場收麥的日子，也是我見到爹流淚最多的一個日子。

吃過中午飯以後，我牽着毛驢，父親和哥哥他們拿着打場的用具，來到場上。母親特地的趕製了兩條粗綫布袋，也拿了來。布袋上還印了“井潤堂記”四個黑字。

這一天的中午特別的熱，熱的連樹上的小鳥們也不見了。父親趕着毛驢打麥，毛驢身上的汗像挨了雨淋一般，跑不多一會兒就不動了。母親去把一條舊布袋浸了冷水，披到了驢的背上，驢才又慢慢的拉着石碾跑起來。

父親更熱得像在火上燎着的一樣。我不停的把鐵壺裏的涼水送給他，他喝一氣水，流一陣汗，把身上一條半截破褲子濕得透透的。

太陽偏西的時候，麥糠掃到一邊了，金黃黃的一大堆麥粒，堆在麥場的中央。父親高興的拿起了煙袋，一聲不響的望着麥堆，真猜不到他的心是多麼高興啊！

天氣不像剛才那樣熱了，一對紅羽小鳥又“喳喳”的飛落到我家場邊的槐樹枝上，我叫了一聲，小鳥沒有飛走。我輕輕往樹頂上爬着，想把牠捉下來。剛剛爬到樹杈上，離小鳥站立的地方沒有二尺遠了，我正要伸手去捉牠，村口“嘎”的響了一聲鞭子，小鳥飛走了。我回頭一看，楊老成家管事的李爲元，提着一個墨黑的大斗，站在我父親面前，後邊緊跟着又來了楊老成家扛長工的大頭目，趕着兩頭青驢子。

父親站起來向李爲元笑着問了一句好，李爲元歪着個脖子，抓了一把麥粒，攤在手上看，見麥粒又乾又飽，這才回頭向我爹露了一下笑臉說：“你這麥子，保叫老成爺爺高興。不過這幾顆麥子可不够還你的利錢啊！”李爲元的話落下口，眼看着父親的臉色就變了。他低聲說：“我想够了吧！”李爲元說：“說不够就是不够。我李爲元還不如你的眼力好？這堆麥子過不了四石，你欠老成爺爺三百吊錢，利錢是一百三十吊，兩季還清還是六十吊錢呢；集上麥子的市價是一吊二百五一斗，你這堆麥子就算有上五石，才能折上這些錢呢！”

“一吊二百五一斗麥子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父親的臉色非常的難看了。我爬在樹上，早已把捉鳥的

事忘掉了。“一吊二佰五一斗麥子！”我父親又重複了一句。當時借錢的時候，一斗麥價是四吊錢，爲啥今年夏季的麥價這樣子低呢？父親額上的汗又流出來了，不多的幾根黃鬍子，也顯得特別的高了。他說：“爲元哥，去年借錢的工夫，麥價是四吊錢一斗啊！”李爲元挺了挺彎着的腰板說：“你賣了麥子還錢也可以，老成爺爺還不願意要麥子呢。可把話說到頭裏，下一個集日就得還錢。”

父親再沒有說二話，拿起簸箕幫李爲元量開了麥子，一共是四石一斗八升麥子，全裝進寫着“一星堂”（楊老成的堂號）的布袋裏。量完麥子，李爲元打了一下算盤向我父親說：“二牛，你心真也留個底兒，夏天這一季還欠老成爺爺十吊零五佰錢，眼下不能還，就給你轉成老賬了。”

我父親沒有言語，李爲元同大頭目趕着驢子把麥子駝走了。他們走了以後，父親“唉”的一聲倒在麥秸垛上。母親沒有言語，抱起她新製的粗綫布袋走了。場上刮過了一陣風，風把麥糠吹到父親身上。我悄悄的從槐樹上爬下來，又悄悄的叫了一聲“爹！”他沒有言語，趕緊的把臉轉到了一邊，我不敢再叫了。我一直的站在父親身邊，直到太陽鑽進了山，母親才來把父親和我叫回去。

二 柿子紅的時候

“打井爲的求福，打井打下禍來了。”這是父親在夜裏睡夢中說的話。

過了夏收盼望秋收，可秋收以後仍舊還不完債。爲了要湊錢還債，我趕着毛驢，跟着父親到回舍集鎮上賣柿子。我這

是頭一回出門上集鎮，處處都感覺很新鮮，也很奇怪。不知爲什麼，街上的人們在大聲的吵着，罵着，還有些人光着身子拚刀子。我想問問父親，父親却叫我牽好牲口快走。我還感到奇怪的，是村裏有賊祇能在晚上偷東西，可集鎮上的賊在大白天就偷人東西。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大孩子也偷東西。我同父親走到果木市裏，一個老大伯剛剛幫父親抬下了馱子，一羣穿的比我並不破爛的孩子就把父親挑的柿子筐圍上了。父親喊也喊不走，拚命的往口袋裏揣柿子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還說：“鄉下佬，吃個柿子還不讓！”父親生氣的拿起了扁担，才把小偷們趕跑了。父親剛把左邊的小偷們趕跑，右邊又來了兩個小偷，我上前把一個小偷抱住，“砰”的摔了他一個跟頭，他爬起來，又搶了兩個柿子跑開了。

柿子很不容易賣出手。揹口袋的買主並不少，這兩個過去了又來兩個，人人都伸着三根指頭還價錢，父親都搖頭拒絕了。父親喃喃的說：“唉！三分錢一個，真是和白要一樣！去年還五分鐘一個哩，唉！”

一會兒，北鄰居喜紅大伯和他的二兒子福丑哥也來賣柿子了，他們也是趕着牲口挑着担子。父親幫喜紅大伯抬下了馱子，吩咐我說：“亮子，你隨你喜紅大伯把牲口牽到橋頭店裏去吧。”我應了一聲，緊緊的牽住了牲口繮繩，隨在喜紅大伯的牲口後邊往北邊走。街上的人擠滿了，很不容易走過去。我一邊用力的牽着牲口，一邊不住的回頭看看牠。忽然又碰上一個打架的，把前邊的路擋住了。我回頭一看，毛驢沒有了，牲口的繮繩還握在我的手裏。我嚇得叫了起來，向喜紅大伯喊道：“喜紅大伯，我家的毛驢沒有了！”

喜紅大伯一見也慌了，他叫我等一等，牽着牲口往前面去了。我哪裏還能等呢，便哭着跑回去。我向父親一說，父親慌忙的把柿子和我交代給福丑哥，立時向我掉毛驢的地方跑去了。

父親走了之後，我還是不停的哭。福丑哥給我買了一個燒餅，叫我吃，勸我別哭，我哪裏能吃下呢？我家的毛驢雖然還沒有我高，可是牙齒已經齊口了，正是有力氣的時候，父親常向別人誇說這驢能馱一百五十斤的馱子，一氣走四十里路不臥一回道；去年我哥哥就代替父親趕着毛驢，跑煤窖、趕集鎮，販賣一趟煙煤，能掙四十多個銅錢。要是把毛驢丟了，父親和哥哥不知要怎樣打我，母親不知要怎樣罵我，我想着想着心裏更害怕也哭得更傷心了。

太陽偏西的時候，父親和喜紅大伯空着手回到果木市來了。福丑哥趕緊的問我父親說：“二牛叔，把賊捉住了沒有？”父親說：“唉！毛驢也沒有找見啊！”他在原地轉了一個圓圈，又說：“我和你爹四處找啊，把回舍鎮算找遍了，也沒有找見個影子。我倆又跑到了局子裏，局子裏一看我倆這個窮樣兒，人家連理也沒理。唉！完啦！”

父親的話像塌了天，我再也不敢看父親的臉。我等待着對我的處罰，也許是巴掌，也許是拳頭，不想父親却並沒有打我一下。

三百多吊錢的債務，又掉了毛驢，父親的心上像穿進了兩枝箭，夏收以前所流露出一絲高興，再也看不見了。他本來就有點彎腰，現在彎得更厲害了。看樣子，腰裏不緊緊的纏上布袋，恐怕不能下地做活了。

九月初一日的上午，地主楊老成家的管事人李爲元，又向父親來逼債了。

李爲元歪着身子挾着賬本兒，進門就說：“二牛老哥在家嗎？”父親用力的紮了紮腰中的布袋，回答道：“在家！我不躲！”李爲元笑了笑說：“你欠的債怎麼辦啊？”父親給李爲元拿了一個板櫈，讓他坐下，自己蹲到屋門檻上說：“爲元老弟，我……我可不是個欠債不還的人哪！如今什麼都沒有了，實指望趕着牲口出去跑跑，掙幾個錢，誰知道牲口也叫賊偷去了。我可真是求借無門啊！”李爲元掏出了他的長桿煙袋，“噼嚕”的抽了口煙說：“唉！我看你就不如乾脆把你那四畝地給老成爺爺出了文書算啦！”李爲元說出四畝地的文書，我父親足足有抽半袋煙的工夫答不上話。李爲元又問我父親一句，父親“唉”的一聲站起來了。他的臉色比夏天時還債、比沒了毛驢時還難看、還痛苦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面對着李爲元的臉說：“那四畝地是我的心哪！老人們都埋在那塊地裏……”李爲元在板櫈腿上磕了煙灰，冷笑着說：“你能想出別的法子也好，老成爺爺還不願意要地哩！東邊日本人造反，西邊共產黨又在放火殺人，他……但是你推遲還賬可不行！你也知道老成爺爺的脾氣。”李爲元的話落下口，眼看着父親的臉更加難看了，不過他並沒有流淚。他在院裏走了幾步，猛的回過頭來，乾脆的向李爲元說：

“你回去和老成爺爺說說吧，能寬容我一步就寬容一步，不能的話，你就拿筆來寫文書。”

“話是一句！”李爲元拿起賬本就走了。

李爲元走了以後，父親在院裏前走走後退退，東看看西瞞

瞧，他看看親手蓋起的房子，又看看我和母親，他差不多把所有的東西都看遍了。母親害怕了，向他說：

“你怎麼老是這樣瞧着？你瞧啥呀？”

父親沒有說話。母親催他去做營生，他看了看天空說：

“哼——不幹啦！一輩子連個放屁的工夫也沒有過，今日‘自在’一天吧！”
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父親照樣的沒有幹活。頭一、二天他去找瘋子丑妮哥下了兩天棋；第三日就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。將近中午的時候，我到山上拾了兩筐柴回家，母親叫我找父親挑水做飯，我到街上問了好多人，誰都不知道他哪裏去了。這一天是地主楊老成家過喜事，楊老成住着的西場坡，正在爆竹響、鑼鼓敲，震得我的耳朵嗡嗡響。我想：父親是不是也去給楊老成家幫忙去呢？我大着胆子往楊老成家門口走了。路過五道廟門前廣場上的時候，幾十個人在那裏圍成了一個圓圈，瘋子丑妮哥在圓圈裏發瘋呢。

丑妮哥三十七八歲了，他的父親就是幫我父親找牲口的喜紅大伯，他的弟弟就是給我買過一個燒餅的福丑哥，丑妮哥同福丑哥分家已經好幾年了，喜紅大伯一直的跟着福丑哥。

逗丑妮哥發瘋取笑的人們沒有一個是本村的，全是楊老成家的親戚朋友們。丑妮哥像往日一樣的，光着膀子赤着腳，手裏拿着五尺長的一根高粱稈，高粱稈的上頭插着一根長長的公雞毛，他把那根插雞毛的高粱稈稱為“令箭”，我鑽進人羣的時候，丑妮哥剛剛舞了一陣，看的人喊了一聲好，逗着丑妮哥要他再舞一陣。丑妮哥把眼一瞪，牙齒一咬，拉起了戲台上武將的架式，嘴裏唱着：“呀呀得！光才呀喳！光才呀喳！呀

呀得……我叫你今日死，你明日不得活！”他舉起老大的拳頭，把地上的一塊磚頭砸了個粉粉碎。

“好啊！”看的人又叫了起來。好幾個年青人還往丑妮哥身上揚土，揚得丑妮哥再不能睜大他的眼睛。幾個孩子也跟着揚開了土，可我不揚。過去，我也往丑妮哥身上揚過土，還往他的脖子裏塞過雪，有一次被父親看見了，狠狠的給了我兩個耳光，回到家，父親把丑妮哥得瘋症的原因告訴了我，以後不但不再逗丑妮哥，我還反對別人這樣做。

丑妮哥是這樣瘋的：

他分家時分到三間房、一畝地。房子座落在地主楊老成家牲口圈前邊。我家打井的前二年，楊老成家一連死了兩頭驢子，看宅院的陰陽先生告訴楊老成，說是丑妮哥的房院高出了他的牲口圈，破壞了楊老成的福氣，楊老成一聽，就造出了一張假文書，硬說丑妮哥已經把房子賣給他了；丑妮哥是個剛強性子，跑到縣衙門裏告了狀，結果他把官司打輸了。不但把房子輸給了楊老成，而且打官司又花了好多錢，把他的一畝地也出了文書。他在文書上按過手印不久，就氣成半瘋子了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不知是誰在夜裏把五道廟裏的小鬼、判官扛到了楊老成家大門口，楊老成四處問訊是誰幹的事，丑妮哥挺身而出說是他幹的。楊老成又把丑妮哥打了個半死，丑妮哥從此就變成現在這樣了。

這回，丑妮哥的瘋病犯得很厲害，他把別人揚到他頭上、臉上的土抹掉，又“呀呀得！”的蹦起來打了一個飛腳，旋了一個舞花，唱道：“衆小子，給祖宗躲開馬路！”衆人往旁邊一閃，丑妮哥兩步蹦到了五道廟裏，又唱道：“呀呀得！我把你個小

鬼、判官、五道爺，給我拿出你們的‘生死簿’來！”泥合們不動不語，丑妮哥舉起拳頭，“砰”的把判官的鼻子打落了，他拿起判官的鼻子，一個舞花又旋到了人羣裏來，不料他的兩腳沒有站穩，“砰”的摔了一個嘴啃地，嘴和鼻子裏都出了血，這一下人們都更加發狂的笑起來了。

在笑聲裏，滿臉白鬍的喜紅大伯走進了人羣，他眼裏含滿了淚水，親熱的叫了一聲“丑妮！”丑妮哥沒有回頭，他又說：“行好的，你給我回去吧！”丑妮哥還是不動，可他的眼裏也冒出淚花。喜紅大伯上前拉丑妮哥，丑妮哥回手推了喜紅大伯一個眼頭，引得看的人又一陣鬨笑。緊接着，丑妮哥的弟弟福丑哥走進來，他是個大身量，也是個烈火脾氣，他大聲吼着：

“回家去！”

丑妮哥看了福丑哥一眼，那股瘋勁兒一下子就消失了，他望着福丑哥的臉說：“啊！我回去！我回去！你是皇帝，我回去！你是閻王五道，我回去！”

丑妮哥乖乖的跟着福丑哥走了。

丑妮哥走了之後，看的人好像還是沒有看够笑足，有些人還想跟了去，可他們沒有走。可能是害怕了福丑哥的緣故吧？

人們都回到楊老成家裏去了，我這才想起找父親挑水的事。我也朝楊老成家門口走來。楊老成家門口的四面牆壁上，掛滿了紅綢子帳聯，照得天空紅通通的。幾十個吹手拚命的吹着喇叭，幾十個鑼鼓手拚命的打着鑼鼓。不知道他們吹打一天能掙幾個銅錢，看樣子他們連命也賣上了。我看不見爹的影子，又慢騰騰的返回來，走到張九成家門口，七十多歲的七奶奶，抱着一個皮包骨頭的孩子在望熱鬧。她的牙已經